



责编:白雁 美编:唐龔 组版:郝莎莎

相信很多人对那些价格上亿元的绘画作品感到摸不着头脑,越看越不懂。难道,看不懂的才叫艺术?卖得贵才是艺术?离我们远的才算艺术?今天,我们一起看看这些天价作品,试着用通俗的视角,去欣赏这些艺术作品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整理

这些身价过亿的画,贵在哪里



《稚川移居图》(王蒙 4.025亿元)

《稚川移居图》(120x54cm)所画题材为东晋葛洪移居罗浮山炼丹的故事。画上有与王蒙同时或稍后的七位大学者的题诗,包括王冕的老师韩性、倪瓒、陶复初、陈则等。此画是王蒙深具个人艺术特色的成熟之作,也是其迄今尚流于民间而极为罕见的最重要的真迹。尤其令人侧目的是,此件王蒙《稚川移居图》19世纪后半叶入藏苏州过云楼顾家后(过云楼藏书历经顾家几代人150年的传承,鼎盛时曾集宋元古董、精写旧钞、明清佳刻、碑帖印谱800余种,蔚为大观),百年间还与之有过一段充满戏剧色彩的曲折传奇故事。

《子母猴图》(北宋 3.62亿元)

《子母猴图》系水墨纸本,纵92厘米、横46厘米。此画构图布局之奇绝,毛色渲染之鲜润,形象刻画之准确,神态表现之生动,显示出画家的颇具匠心和精湛技艺,显然若非绝顶高手而绝难为之。此画含着“有靠山辈辈为侯”之意。历经元内府(“天历之宝”)、明洪武内府(“司印”半印)、明永乐帝朱棣的驸马袁容(“袁氏家藏子孙永保之”)、清代梁清标、笪重光、伍元蕙、黄德峻、刘芬等共钤有十一枚鉴藏印,均出自历代宫廷贵室或著名书画鉴藏家,传承有序,足见其珍贵。



《乾隆大阅图》之《行阵》(局部)(郎世宁 2.037亿元)

《乾隆大阅图》是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晚期作品。清朝宫廷绘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,就是宫廷画家描绘同时代人物和事件的纪实性绘画作品。《乾隆大阅图》属此类精品,在照相机发明之前,是真实记录人、事的最佳手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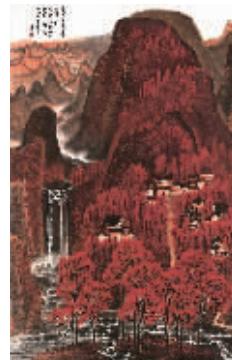
《蕃骑弄箫图》(陈皋 1.84亿元)

要说此幅画为何上亿,仅是宋画足矣。此幅《蕃骑弄箫图》,系设色绢本,装裱方式为单色全绫裱立轴。图绘一蕃人骑马吹箫过漠地古松下,于画面左侧中部,题有楷书“陈皋制”三字,墨色沉着,深入肌理,与画面用墨统一,显系原画本款。关于陈皋,史书著录颇少,宋人邓椿《画继》卷七载:“陈皋,漠州人,长于蕃马,颇尽胡态,张勘(戡)甥也”,仅十七字。由此不难推断,陈皋为宋代人无疑。



《仿李唐山水》(局部)(唐寅 1.72亿)

《仿李唐山水》是唐寅29岁时为文徵明的父亲文林所作。山石的皴法运用南宋沉雄刚健的斧劈皴加之细长清劲的线条,来表现山石的坚凝。石间树影婆娑,茅屋掩映山间,用笔轻巧洒脱,将吴门画派的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二高仕自山下徐徐而行,似是奔赴山间茅庐之约。红花碧树,无尽的洒脱飘逸。作者一生为功名所累,寄渴望恬淡之情思于此幅作品之中,尤为难得!



《万山红遍》(李可染 2.9325亿元)

创作于1964年的《万山红遍》是成就李可染在中国近现代画坛地位的里程碑式作品。该画题材取毛泽东“看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”诗意而成。1962至1964年之间,李可染偶得半斤故宫内府朱砂,大胆尝试用朱砂写积墨山水,创作了“万山红遍”题材。七件《万山红遍》中,尺幅最大的三幅,一幅现藏于北京画院;一幅应荣宝斋之邀,为建国十五周年大庆所作,现藏于荣宝斋;第三幅就是这幅,堪称李可染积墨山水艺术创作的巅峰。



《鹰石山花图》(潘天寿 2.79亿元)

此幅《鹰石山花图》是集中体现潘天寿艺术风格、艺术主张的代表性作品,自成画以来便为世之所瞩目,各方展览、著录前后计约二十余次。《鹰石山花图》舍去了文人画逸笔草草的随意,在反传统呼声此起彼伏的大环境下,最大限度地将传统养分与时代精神相结合,开拓出全新的花鸟画创作体系。



《九州无事乐耕耘》(徐悲鸿 2.668亿元)

1951年郭沫若在莫斯科被授予“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金质奖章”。徐悲鸿获悉后,抱病为郭沫若绘制了这件150×250cm的宏幅巨制。作品含有巧妙的用意;郭徐二人同为儒臣,却同样有颗为国民奔走呼号的文人侠客之心,以此砥砺,共同为建设新中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。该画是徐悲鸿在1949年后最大的一幅作品,把土地改革、抗美援朝等时政题材寓于其中。作品完成后,徐悲鸿便立刻送给了郭沫若,属国家一级文物。



《嘉藕图》(张大千 1.58亿)

《嘉藕图》以荷花入画,寓意佳偶天成。画中精工细致的描金朱荷,在墨绿渍染的田田茂叶的衬托下,富丽堂皇而无匠俗之气,浓荫中的双栖鸳鸯色彩斑斓、悠然自得。全画气度宏大、层次井然,是张大千泼彩泼墨画法的代表作。



《长江万里图》(吴冠中 1.495亿元)

《长江万里图》打破了油画二维平面的创造范畴,以中国传统的手卷形式展开内容,将时间和空间融合于一,作品的叙事性和画面的形式美感得到完美结合,不仅表现了吴冠中高超的西画功底,同时也将西画技法与传统的“江山卧游”概念相结合,彰显了吴冠中这一时期对油画艺术和水墨艺术卓有成效的探索。